

二次爱情 我失去儿子

· 若然 ·

我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,一只腿留下了残疾。尽管行走不便,但我毅力特别强,父亲要用自行车送我上学,我都拒绝了。学校离我家不太远,但我要付出比同学多几倍的时间。摔倒了,爬起来,拍拍灰,自嘲地笑一笑,又继续往前走。既是如此艰难,我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小学、初中,随后安排到街道福利小厂工作。后来我通过自学,考上大专学费会,毕业后还在这个小厂当副厂长兼会计。我这个人不很乐观开朗,头脑灵活有主见,能言善辩,不仅厂里的领导和职工喜欢与我接触,而且被我们邻居的一位小伙子看上。他叫史立,咸阳某厂工人,正因为我们谈得来,感情发展很快。当他向他父母提出与我结婚时,他的父亲一口回绝,说你一个好脚好手的,怎么去找一个残疾人,是不是有点呆?并且还威胁他,如果与我结婚,除无钱无房外,还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可史立硬是顶住父母的高压,与我在外租房成亲了。婚后,微薄的工资只能过清苦的日子,但彼此心心相印,互相搀扶,家庭生活充满阳光。翌年,我生下儿子,取名史不凡,寓意我们的家是一个不平凡的家庭。

说起来,史立也是聪明好学的人,他父亲曾是某服装厂有名的裁剪师,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干这一行,不把手艺传给他。但史立偷偷地看,慢慢地琢磨,时间一长也略懂一些。这样,我俩利用业余时间到邻居裁衣。那时,家里忙得不可开交,但我俩配合默契,做的衣服式样新颖合体,收费不高,一下子在住处附近有了小名声。

后来,遇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,我们贷款办起了服装厂。史立当老板兼设计师,我担任会计兼销售主管。这中间,我像一名军师,为史立出谋划策,遇到困难,他想退缩,而我以顽强的韧性劝他坚持。遇到麻烦,我拄着拐杖四处周旋。过了几年,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厂三个销售店的规模,既有批发又有零售,钞票滚滚而来。可就在这时,家庭婚姻危机也向我们袭来。

常说“男人有钱就变坏”。史立的坏不是花心找女人,而是脾气变坏。出色的成就使他变得骄傲、专横独断,再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,并且自以为他是我的救世主、大恩人。这时,我一个残疾人,在精神上感情上承受着更大的负担。工厂商店他也不太管了甩手交给我,儿子的学习,弄饭又得我来照应,我将这一切都忍受着。可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的时候,于是我们就吵架,每次吵架他都摔东西甚至是打人,我实在受不了这口气,提出离婚。史立又觉得离不开我,不是别的,做生意我是一把好手,于是每次闹完后他就道歉作保证,但好不了几天,又故态重演。前后折腾了一年,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了。儿子归我。

好在儿子从小在我的教育下十分的乖顺,并懂得体贴我,学习上也比较用心,我们分手时,儿子已经考上大学。他深情地对我说:“妈妈不要担心,你的后半辈子我来照顾你。”离婚后,我们原来的工厂商店全垮了,我也成为炒股大军中的一员。在证券公司炒股时,我遇到一位余先生,他是某企业退休干部,妻子因病前两年去世,三个孩子都成家自立。老余在炒股中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,他很理性,精于计算,有战略眼光,所以我经常请教他,久而久之我们成为好朋友。经熟人牵线,我们互相觉得对方是后半辈子的依靠。儿子在武昌读书,他是我的命根子,我就把此事告诉他,谁知一向听话的儿子怎么也接受不了,他不希望我再找女人。

为了说服儿子,我三番五次到学校找他交谈,告诉他老余为人和善,有知识有涵养,并且干净整洁,身体好,又勤快,应该是妈妈生活的好伴侣,希望儿子能理解我。毕竟,儿子的爱与老余的爱是两回事。

可是,任我说破嘴皮,他就是不听。我想,这可能有个接受的过程吧,时间长了他会想通的。

就在前两年,我与老余结合在一起,老余体谅我腿脚不方便,家务事全包了,还经常推车让我逛街散心。我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又开始了。可儿子得知我又结婚后,再也不理我了。

如今,听说儿子考上研究生,他还打算出国留学,准备远走高飞。

我的心真是很疼啊,心想:儿子呀,你为自己的前程走多远,妈妈都不怨你,可你的心不能与妈妈走得太远啊!

拍案惊奇

初恋如雨

· 郑斐 ·



窗外,绵绵的雨丝如织,清秀俏丽的梅坐在窗前,静静望着那丝丝缕缕的雨。

一阵电话铃声响起,梅忙拿起电话,只说了一声“喂?”就愣住了,是男!

分开五年了,但梅还是一听到那声“你好”,就知道是他。

“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,你还好吗?”他问。

“还好,你呢?”梅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。

男讲起了他的生活,梅静静听着,末了,男轻叹一声“又下雨了!”

梅望望窗外的雨,说:“是的,又下了。”梅放下电话,心绪已随那雨丝飘得很远。

那一年,梅独自一人去省城的大学读书,因为入学通知书上写着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站,她便执意没有让年迈的父亲去送,没想到早上还晴朗的天气,在她下车时却已是大雨滂沱,她费力的提起行李向接待站走去,这时一个英俊帅气、朝气蓬勃的男孩举一把红雨伞跑过来,一边伸手接过她的行李,一边问:“你是 XX 大学的新生吧?”梅点点头。男孩又说:“学校的车刚走,要不我直接送你到学校吧,学校就在附近,一会儿就到。给你把伞捎回去吧!”梅接过伞,随他一起往学校走,他很健谈,告诉他他叫男,也是新生,只因早报到了两天,人又长得高大,所以被派来接新生了。

大学的生活色彩斑斓,在新生篮球友谊赛上,梅又见到

了男,他在球场上奔跑迅速、球技娴熟,赢得了一阵又一阵掌声。接下来,系里又举行了演讲比赛,这是梅的强项,梅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,最后一个上场的是男,他生动自然、神情并茂的演讲征服了每一个评委,梅只能屈居亚军。此时,梅已逐渐熟悉了象牙塔里的生活,也逐渐熟悉了男,他开朗幽默又多才多艺。他常来找梅,梅也愿意和他在一起,他们常常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一起走走,聊聊天,或者一起去看电影。更多的时候,他们是一起到学校附近的那条河边坐坐,看天边美丽的夕阳,看河边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,看河水翻滚着流向远方。在一个蒙蒙的雨天,他们曾一起去爬学校附近的一座山,男拉着梅的手打着那把红雨伞拾阶而上,细雨中的山看上去雾蒙蒙的,像戴了一层面纱,很美!置身其中,男的心情欢乐而甜蜜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,转眼就结束了,他和她分别分配到了两个相距几百公里的城市,男陪着梅去单位报道之后,他也要回自己的单位上班了,分别的时候,男把那把红雨伞交给梅,“没有我在你身边的日子,愿这把伞能为你遮风挡雨。”梅接过伞,泪水如雨滴般滑落。

分别以后的日子,男隔几个月就来看看梅,短短的相聚,长长的离别,独自在异乡的梅,感觉有些孤寂。虽然,每到一一个节日或是梅的生日,男总会寄来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,送上一份祝福,可这些无法驱散梅心底越来越强烈的寂寞的感觉。一次,梅得了重感冒,几个同事来看过之后就走了,梅独自躺在宿舍,望望空荡荡的房间,她想到男,她知道男爱她,在乎她,可她不知道这两地相思的日子哪一天是尽头,她多想和别的女孩一样,可以和心爱的人长相厮守,下班之后可以一起在厨房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,可以坐在桌前一起吃并不丰盛的一日三餐,闲暇时可以一起去散步,难过时可以趴在 he 肩头尽情的哭,可这些却是男无法给她的。她决定和男分手。

男最后一次来看梅,又是一个雨天,很冷的雨让人瑟瑟发抖,男说:“既然你决定离开我,那我也无法强求,我只能在遥远的地方默默为你祝福,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。”男走了,在扭头的一刹那,梅看到男的眼里含满了泪。梅站在雨里,湿淋淋的脸颊上滑落的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此后的日子,梅有了爱她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,有了她想要的平静而平凡的生活,梅从没有对丈夫说起男,她把男当作一段记忆深埋心底,她知道这段记忆已成为了一段历史,虽不用提起但也不会忘记,因为那是她刻骨铭心的初恋,那段初恋已印在了她的脑海里,溶进了她的血液里。就像窗外的雨,丝丝缕缕、缠缠绵绵落在了地上,在太阳出来之后,似乎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,可它却渗入了泥土,汇入了江河。

雨依然在下。明天该是个艳阳天了

初恋情怀

一农妇抚养 四子成才故事

· 刘公望 王成祥 ·



17 年前,吴黑辽患有肾炎的丈夫石儒奇因病亡故,给吴黑辽留下了大小不满 10 岁的四个儿女。对吴黑辽这位农村妇女来说,谈何容易。好在石儒奇生前单位给她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差事。子弟学校为四个孩子免了六年的学费。

吴黑辽对组织的关怀备至感动,决心凭自己的诚实劳动,把孩子培养成才。她天不亮就早早起床工作,干临时工的第二天,单位根据她的表现,将日工资由 1.54 元涨到了 2.5 元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儿女们渐渐长大,家中的花费也越来越高,一月不足 80 元的收入难以支撑这个家。但是吴黑辽没有向单位要求什么,而是默默地承受着。在井口清理一个矿车底可以拿到 3 元钱,她便每天早上打扫完卫生后,再开车去挖车(因矿车底积煤、积水,影响矿车负载),干起了“第二职业”。

1999 年 9 月,大女儿石蕾中学毕业,被分配到一家印厂工作,看似轻松的家庭负担并没有减轻。吴黑辽的二女儿石英、三女儿石昌和儿子石瑞都相继进入了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的大门。虽然,她有了两份“职业”,可吴黑辽知道,一月两份收入也难以抵挡几个孩子的花销。思来想去,她在寻找着更多的挣钱门路。一位好心邻居告诉她,在街上摆个缝衣服摊,比挖矿车,打扫卫生强的多。于是,吴黑辽干起了缝缝补补的行当。周围的人知道她的艰难的经历后,三三两两拿衣服让她给缝补。冬天的陕北黄土高原,寒风凛冽,气温最低接近零下 30 度,街道上行人无几,但她缝补机仍放在农贸市场的门口;夏天炙烤的阳光晒过她的摊子,吴黑辽的双手被机体烫起串串水疱,但她全然不顾,就这样整整坚持 8 年时间。尽管每天从白天到黑夜,找她补衣服的人不少,但缝衣服的收入也是杯水车薪。

2000 年 7 月,吴黑辽的二女儿石英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。对吴黑辽一家来说,喜忧参半。喜得石英争气,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报答了母亲,忧的却是这昂贵的学费。有些人背后嘀咕,家里没钱还让娃上学,没钱人做的是有钱人的营生。吴黑辽坚决地说:“他爸和我都没文化,老大没上高中,我很后悔,现在石英考上了,就让她去上,只要娃娃们有出息,我就是累死也愿意……”

吴黑辽养育四个孩子的感人事迹在陕煤建司传开后,时任公司副经理的洪程英同志与她结成了扶贫帮困的对象,无论是家庭遇到什么困难,孩子开学,洪程英都要亲自登门资助。2000 年 9 月,石英到合肥上大学前,洪程英和陕煤建司公司工会副主席夏宏给她 1800 元做为孩子上学应急。

2000 年 4 月,陕西苍村社区根据她家的实际困难,为她申请了铜川市最低生活保障金……

2002 年 7 月,石晶以高出本科线 60 多分的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。喜讯传来,吴黑辽哭了,家里又出了个大大学生。现在小儿子石瑞正在读高三,吴黑辽信心百倍的说:“瑞瑞进大学的校门有望。”这位憨厚的陕北婆姨说:“我这一辈子,啥也没挣下,就摔下了四个好娃娃!”

图:张建军

苦乐年华

民工

· 甘单 ·

喜迁新居,家里东西实在太多,就通过搬家公司请了五个搬运工。

本以为搬运工身材应该壮硕得很,可一见面,他们比想像中瘦削很多。特别是打头的那个,矮小精瘦,鬓角已有些斑白,年纪和我父亲相仿。不过,他们个个都有一双粗壮的手掌。

我站在新家门口等他们把家具一件件从车里搬上来。只见一台冰箱顺着楼梯缓缓向上挪动,从上看上去只露出冰箱的顶,却看不到人。接着看到一双粗壮的手紧扣冰箱两侧,再后来慢慢地浮出一双精瘦的胳膊。

我看这人背得实在吃力,就赶忙走上去帮把手。这才看到一人多高的冰箱下压着的是那个打头的“矮个子”。他两眼凝视着楼梯,脊背已被压成将近直角,每向下一步,两脚都狠狠砸在楼梯上,接着要停一下,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伸手去扶冰箱,他连忙摇头摆手,生怕失去平衡,控制不了。他从我身旁缓缓挪过,背上好像不是背了一台冰箱,而是驮着一座山。

“来,歇会儿,抽支烟!”他把冰箱放稳后,我递给他一盒烟。他接过后,打开烟盒,陶醉地闻了闻,抽出一支递给旁边年轻的工友,接着自己也点上一支,猛吸了两口。

“这烟发霉了。”那个年轻的后生低声说。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——家里没人吸烟,这一盒还是去年年底买的,除了客人吸过几支,还有大半盒。可能是前两天连着下雨,受了潮,可我事先并不知道。

还没等我解释,矮个子接过话头说:“好烟劲儿大,你才抽过几天烟,根本不懂!”说完,又猛吸了两口。

小年轻看我就站在旁边,便没争辩。只是把香烟顶部受潮的部分掐断,把剩下的夹在耳等我吧把红包掏出来,五只手已经伸到了面前。我挨个把红包递到他们手中,他们不断点头道谢。

我送他们走出家门,只见他们还没走出楼梯口,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红包,满足地取出里面的 10 元小费,有说有笑地离开了。

从窗口还能望到他们远去的背影,我突然发现,我们这座城市就是在这些“矮个子”、“小年轻”们的脊背上移动的……

城市一瞥

平安是福

· 我小熊 ·

胡同口新添了一个小摊,摆摊的是一对中年残疾夫妇,女的姓莫下肢瘫痪,坐在轮椅上,大家都叫她莫姐。男的一条腿有些跛。

那天在小摊上喝酸奶,莫姐主动与我攀谈,说她刚搬进这座楼里,丈夫是从农村来的,俩人原在街道福利厂工作,因厂里不景气,就申请支了这么一个小摊。临走时还不忘朝我笑笑。

几天后别的小摊上的酸奶都涨价了,唯独莫姐的小摊没有涨价。莫姐说都是街坊邻居,不在乎赚这几个钱。这以后莫姐天天为我留一瓶酸奶和三袋奶,还用布把三袋奶擦得干干净净。一次我把钱包忘在摊上,第二天莫姐把它还给我,见面依旧先是微笑。我见她摆货的桌子少了一条腿,便把家里那张旧写字台送给她,她自然很是感激。

春节时家家户户都在贴对联,“财源茂盛”、“招财进宝”、“富贵满堂”……恨不能让天下之财百川归海流入自己的腰包。而莫姐只写了“平安是福”,字也写得歪歪扭扭。和莫姐做了几年邻居,却从未听到过她们的争吵声,她们似乎总是那样地平静安详,与世无争地披着黎明的微光出门,人暮而归,天天如此,年年轮回。每天两次那吱吱扭扭的轮椅声,听起来那样的动听。生命就像是沙一样,一个家庭最需要这种朴实无华的搀扶。

很长时间没有见莫姐出来摆摊了,那天特意去看她。她躺在木床上,脸色憔悴。我问她何缘如此,她只说胃不好,随即又送给我一个笑意。她丈夫递给我一个药瓶,我惊愕极了,瓶里装的是抗癌药。我明白了,但还是装出不经意的样子。他告诉我莫姐患了肠癌,前些日子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。手术时还碰见个马大哈大夫,肠子竟从托盘中滑落到地上。莫姐是局部麻醉,心里都清清楚楚。医院也算负责任,手术的大夫受了处分。告别时,我告诉莫姐还想喝她摊上的酸奶,她笑了。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的一个笑意。

半年后,莫姐又奇迹般出门摆摊了,她脸上依旧挂着笑,老远看见我就把酸奶递过来。我对莫姐说:“一切的大福大贵,纸醉金迷,在“平安是福”面前都不堪一击。领悟了“平安是福”,你就不会抱怨你在人世间得到的太少。你就会珍惜生活中细小如珠般的幸福,你就会知道三宫六院比不上白头到老,美味佳肴比不上上菠菜豆腐。你就会感激生活,你因此而比别人多一份欢乐。有时我想,如果有一天我也面临莫姐的窘境,能做到像她那样坦荡吗?都说好人一生平安,可万一有了不平安的时候,会埋怨生活吗?看看夫妇俩心平气和地走过人生的四季,细细品味着每一处风景的,唯有“平安是福”。

百姓人家

我的爷爷奶奶

· 骆立芳 ·

我的爷爷、奶奶相继于一九九七、二零零一年离开人世,在他们分别去世的那一年,我回了趟老家,见了他们最后一面,虽然没能赶上送终,但也稍微慰藉了留在心里的遗憾。我在感叹人生轮回中无限感伤的同时,也在庆幸还有那么多值得回味的点滴。

奶奶比爷爷大几岁,作为照顾长辈,扶幼兄妹,又得托着六、七个相继出生的儿女,大家庭的日常琐碎,其中最艰辛的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体验的,可我奶奶却从没叫过苦。每当听到爷爷说起往事,总会看到他眼里有混沌的东西在滚动。爷爷说奶奶善良、勤劳,自己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生产队里好好劳动,多挣工分,好让奶奶吃饱些。

在我叔叔、姑姑们陆续成家立业后,时间也进入了八十年代。也许是习惯了劳动的缘故吧,他们老两口生前一独立生活,自力更生,在承包的土地上尽情耕种他们想要的生活。每到收获的季节是二老最高兴的日子,他们会在先一天的下午把菜拾掇好,第二天早上由爷爷挑到菜市场去叫卖,爷爷人缘好,菜也便宜,常常到市场转一圈就把菜卖完了,回来时总不忘给奶奶捎上爱吃的肉菜,偶而也会买肉,打酒,改善生活,而奶奶也总是估摸着爷爷快回来了,提前泡上一杯茶,等着爷爷回来一起品尝。

爷爷、奶奶一生相亲相爱,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未真正红过脸。每当奶奶生气发牢骚时,爷爷总是笑脸相迎,有孙子辈在跟前,他还会嘻嘻哈哈,样子就象一个老顽童,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,奶奶也就会在这天伦之乐中把生气之事不了了之。可世间万物终有轮回,奶奶在经历了疾病的折磨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奶奶走的时候是个大伏天,父亲买来很多冰块放在木棺周围,可我的爷爷还是不放

心,在停丧的几日内,爷爷一手扶着棺材沿儿,一手拿着蒲扇不停的扇着,他佝偻着腰,眼睛凝视着躺在棺材里奶奶,任泪水肆意流淌,谁劝也不离开,嘴不停地蠕动着,向奶奶诉说着什么,前来祭奠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之动容。奶奶走了,爷爷的思念与日俱增,爷爷说他儿孙满堂,唯一的缺憾就是少了相濡以沫的老伴。

前年女儿出生,有了休长假的时间,一家三口又回了趟老家,我跪在奶奶的墓前却哽咽的说不出话来,爱人替我烧了厚厚一沓纸。那时的爷爷虽少了先前的那种灵性,身板却还是硬朗,他站在坟前对奶奶说:“芳回来看看你了,孙辈们都

想着你呢。”谁曾想半年后的腊月我的爷爷也永远的随奶奶去了。

我望着几千里外有我亲人的方向,泪水再次涌出。我真想留住曾相处的岁月。怎忘爷爷爷强健有力的身姿,宏亮而温暖的大嗓门;怎忘怀奶奶慈祥而又温和的目光。在感叹社会上某些人拿姻缘当儿戏,各种家庭暴力尽显丑陋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我的爷爷、奶奶,想起他们相亲相爱的一生。其实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,只要用心去浇灌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,多一些宽容,你就拥有了令人羡慕的温馨生活。

往事如烟

直面无奈

· 胡子宏 ·

那年春天,我的伯父患肺癌,堂兄不堪巨额的医疗费,只好把伯父接回家维持治疗。

伯父病逝后,我与父亲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。我告诉父亲:命运真的很无奈,当我们身患绝症,如果面对金钱的匮乏,所谓的爱心就变得无比脆弱。

不久,命运的沉重和无奈,如吹糠见米。一场场撕心裂肺的痛苦接踵而来。

前年的五一长假后,母亲突发心肌梗塞。我与妻子赶往老家,旋即,又把母亲接到城市的医院。经过一场竭尽全力的抢救,母亲依然撒手人寰。

埋葬了母亲后,我参加了省委办公厅公开招聘干部的考试,在 600 位考生中脱颖而出。但是体检中的澳抗阳性,又使我落选。不久,我的姑母去世,我再度离家奔丧。

命运无奈向我播撒着凄然和绝望。年底,我的妻子突患恶性淋巴瘤。接着,我的姨夫突然脑溢血去世。我的暑假回老家奔丧,赶紧陪着妻子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。一年的治疗,耗费了 35 万元,死神依然在去年的 1 月 4 日,吞噬了妻子的生命。

今年的春天似乎姗姗来迟。许多个难眠的夜晚,我独守书斋,在忧郁的孤灯下,一次次思考着命运的无奈,仿佛咀嚼着一颗颗苦涩的黄莲。这些年来,从乡村到大学,从就业到成家,我一直在拼搏。可是,两年内,5 位亲人离开人世,家境也由小康滑落到负债累累。我的泪水无数次流淌,头顶早已白发尽显。

奔一场,继续生活。在我的奔波下,我的家庭又迎来一位慈祥的妈妈,年迈的

风吹黄叶落,复又秋阳红,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:永远都要直面无奈。毕竟,在无奈之外,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,譬如责任和亲情,譬如事业和使命,譬如心愿和梦想。无奈是人生中的某种挫折,但它绝对不会使我的生命贬值。它尽管酸涩,但依然是生命的一类营养。它使人生许多细微乃至庸常的幸福,都显得弥足珍贵。

好望角

一条鱼里的日子

· 龚莉 ·

很久没有吃那道叫“葱油鱼”的菜了。

第一次吃它是九五年的元宵节,在趵突泉公园门口。晚上,要进公园看灯展,下午四点多钟,和夫走进一家门面不大却很雅致的小饭馆。夫就要了一盘“葱油鱼”,还有别的什么菜,我都忘了。只记得我们说了许多许多让人愉悦的话,“葱油鱼”终于上桌了,我并不觉得味道有何特别。老板讲这道菜的关键是山东大葱、黄河鲤鱼,而且上蒸熟时一定要掌握好火候,味道才会鲜美。

夫把鱼身上最嫩嫩的肉细细地用筷子挑出,拨到我的碗里。第一次发觉吃鱼竟然可以不受鱼刺的困扰,还有剔完鱼肉后敲碎鱼头烧的那一小盆汤,真是鲜啊!

过完元宵节,我就回了西安,夫继续在济南上班。一个人的日子里,就回味了“葱油鱼”铭心的香味。也试着去做,却总是不入味。葱不是山东葱?鱼不是黄河鱼?

我坐火车去找夫,夫来西安看我。买米、买面、买肉、买菜,做一桌菜,在他济南的宿舍里,在西安我租住的农民房里。我们触摸家的温馨,我们寻找快乐的秘方。

后来有了女儿,夫也调到西安。仿佛一瞬间,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。再也没有了说不完的话,试着回想,却总记不起以前说的什么。我包饺子给夫吃,各种馅的,因为他爱吃;夫出差,能买回许多我最心仪的衣服。

我们偶尔也做鱼吃。我俩都忙着挑鱼刺,照管女儿,女儿吃饱了,菜也凉了,就拌拌饭填饱肚子吧。于是,更多的时候我都选择不吃鱼。我俩都爱护和关心女儿,在女儿顽皮的笑容中,在女儿健康快乐的日子,我们迷失了自己。

其实“葱油鱼”做起来不复杂。鱼放笼上蒸十分钟,撒上切得细细长长的葱白、姜丝,油烧热浇到葱姜上

平凡人生



是男孩

作者

古大郎 黄达冲